



時報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中央週報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第五十期

# 像 遺 理 業

革命尚未成功

#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士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 錄 目 期 本

五

四

- 總理遺著

  1. 孫中山先生在袁世凱歡宴席上之答詞
  2. 解決外交問題
  3. 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

選錄

  1. 和平統一救中國

- |                  |                   |
|------------------|-------------------|
| 1. 和平統一救中國<br>基科 | 2. 平和齊齊救中國<br>汪精衛 |
| 專載               |                   |
| 1. 中央第十次常務會議     | 2. 中央第十一次常務會議     |
| 3. 中央第十二次常務會議    | 4. 中央第一八一次政治會議    |
| 總理安葬宣傳大綱         | 總理由粵北上記事          |
| 總理病況經過及近世時情形     |                   |

# 一週大事述評

## 黨務報告

總理  
奉安

本週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總理迎柩奉安。中央近數日以來，亦全力積極籌備恭迎靈柩。中央迎報宣傳列車於十日出發赴平沿途宣傳。總理家屬孫科及女公子等均於十二日赴平。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聞已抵遼寧，不日即可趕到北平。蔣主席並攝攝一切，擬於二十日親赴北平迎柩。

總理遺骸，北平迎柩處定於二十二日敬移入銅棺，先在北平公祭三日，靈車準二十六日由平出發，轉津浦路南移。總理靈柩二十八日到京後，即先迎至中央黨部，公祭二日，六月一日迎奉安金山安葬。

關於總理奉安禮節，迎柩秩序，公祭秩序，均經奉安委員會詳細規定公佈，其奉安禮節通則如次：（一）國民政府將迎柩奉安日期暨奉安典禮明令布告全國暨駐外各使領館海外各僑胞並由外交部通告全國。（二）全國下半旗七日誌哀（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三）全國停止宴會娛樂七日（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四）凡黨員公務員一律左臂織黑紗七日軍警刀柄并織黑紗（五月二十六至六月一日），（五）奉安日（六月一日）全國各地方黨政軍警機關團體一律舉行公祭典禮。（六）奉安時（六月一日正午）鳴禮砲一百〇一響（七）奉安時（六月一日正午十二時）全國民衆一律停止工作三分鐘靜默誌哀，（八）奉安時（六月一日正午十二時）全國

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鐘，（九）參加典禮人員均應禮服或制服用領結手套者一律黑色，（十）各地方黨政軍警各機關各團體依原本會規定名額各派代表先期蒞京致謹參預典禮，（十一）靈柩經過地方，所有黨員公務員軍警民衆於靈柩經過時，堅一律肅立敬禮。

至於通告各國，業由外交部照會英、美、法、德、意、日，荷等十六國；於二十八日總理靈柩運京時，飭駐各領署及傳泊下關江面之各國軍艦，一律下半旗誌哀，六月一日總理靈柩奉安日，並飭駐在中國使館及各地領署及傳泊中國海面江面之各軍艦一律下半旗誌哀，各國現已派定代表屆期赴京參加祭奉。

中央派何應欽指導鄂漢黨務，份子操縱把持，反動已極。自桂系軍閥敗亡後，中央即明令解散鄂漢省市黨部，重行登記，分別去取；并派夏斗寅，賈伯濤及黃光佛，曾集熙等分別為鄂漢省市臨時整理委員，從事處理黨務，掃除叛黨附逆，正本清源。

最近中央為慎重起見，於十一次常會決議特派中央委員何應欽同志親赴鄂漢督導黨務，同時并規定湖北漢口黨員重行審查暫行辦法，以利進行。該辦法除限制審查終結外，并嚴密規定審查方法及審查步驟。其全如次：

（甲）審查方法：（一）秘密或公開調查，（二）個別談話，（三）接受秘密或公開之檢舉，但檢舉者須具真實之姓名住址列舉事實及相當證據。

(乙)審查步驟：(一)通令各下級黨部及全體黨員，一律停止

活動，聽候審查。(二)審查現任縣市黨部委員，如有附逆事實

，部分別輕重，一部或全部撤換，否則應令其恢復工作，無庸撤

換或改組。「註」凡經審查之縣市黨部或區黨部區分部，其執行

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如有三人或三人以上，監察委員(包括候補

委員)如有一人或一人以上無附逆事實者，即毋庸改組或加派員

。(三)該省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審查下級黨部現任委員，如

認為應有一部或全部撤換者，應先將事實呈報中央核准，始能執

行。(四)湖北省各縣市所屬區黨部區分部現任委員及其所屬黨員

之審查事宜，即由各該縣市黨部依照省黨部臨時整頓委員會之命

之審查事宜，均由該特別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直接辦理之。(一)

五)省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審查各該省市黨員，如發現有附逆

情事者，應即列舉事實呈報中央核辦，如無附逆情事者應即通知

令其到所屬黨部報到，恢復工作。

(丙)審查終結：(一)漢口特別市黨員審查時期以一個月為限

，湖北以兩個月為限。(二)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將該省

黨員審查終結，有十個以上之縣市黨部整理完竣時，應呈請中央

派員觀察，經中央認可後，始得籌開全省代表大會，成立正式省

黨部，漢口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有五個以上之區黨部整理完竣

時，應呈請中央派員觀察，經中央認可後，始得籌開全市黨員或

代表大會，成立正式市黨部。

## 中央改派

遼寧，吉林，熱河三省黨務指導員，暫署

## 東三省熱

龍江，哈爾濱兩處黨務特派員，自中央委派，並

## 河指委

作後，迄未將各該省區黨務整頓就緒。中央改

## 龍江

哈爾濱兩處特派員一律撤回；(二)瀋陽張學良，王君培，

## 張心潔

王秉謙，張作相，王誠，張兼任，顧耕野，單成儀為吉

## 吉林省黨務

指導委員；李元善，譚文彬，張啓明，于明洲，梁中權

## 黑河省黨務

指導委員；劉存忠，呂醒夫，王憲章，萬福麟，楊致楨，田

## 見龍，王秉鈞

劉存忠為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張沖，韓肇波

## ，張大同

為哈爾濱黨務特派員；并限定指導黨務期為六個月；自

## 派出之日起兩星期以內，必須到達，否則撤職。

東北數省黨務，前在軍閥淫威之下，備受摧殘，黨務不能公開，未能十分發達。自張學良歸順中央後，各該省指委又以種種關係，未能積極進行，至今未將東省熱河黨務整理就緒，在全國中東省熱河黨務，可算是最落後的了。但是惟其是落後，而尤其

是東省地處東北邊疆，受日帝國主義之侵略壓迫，黨務之整理與

發展，實刻不容緩呀。

## 國內政況

最近數日以來，中央方全力籌備，總理迎撫奉

## 韓復榘扣

車毀路意

## 何爲？

## 安

事宜，蔣主席並已擬定一切，準於本月二十

日親赴北平，恭迎靈櫬，乃不料第二集團韓復榘

渠部，忽於中央制平武漢叛逆之後，在蘭海路扣留全部車輛，使

中央溝通西北之惟一路線，無故中斷，在平漢路北段，則炸毀津

河鐵橋，使由平南下之車輛，僅駛順境而止，平漢路南段，豫鄂

交界之武勝關站，復由豫軍張允榮師，將隧道炸毀四十餘丈。消息傳來，人心惶惶。

在最近數週以來，各方面謠言不一而足，有謂馮玉祥將於奉安期間，乘各方不備，而發難宣布獨立，有謂李宗仁近在香港就所謂護黨討賊南路軍總司令之職，謀粵下廣州後，馮某即北路軍總司令，郭春濤為馮全權代表，在港在滬聯絡桂系，反對中央，具有決心，有謂馮已下令動員，由南陽向新野唐縣遊擊，謀與胡陶等部連結，以攻武漢，又有謂馮積極攻晉，謀出平津，而與外蒙溝通，糧糧惡耗，紛踏宣傳。惟中央確信和平統一為全國總民意之所在，故任何謠言，均置不信，挑撥之詞，一笑置之。乃不幸豫中駐軍有毀路出人意外之事。當此謠言未息，影響大局，固不待言；而值此奉安期近，凡屬同志，俱應誠肅致哀，乃津浦兩海相為毗鄰，竟有此不幸事件發生，吾人站在黨員立場上，尤覺悲哀無量。

夫革命與反革命非尚空言，而首重行為之事實，昔者李宗仁白崇禧等，亦曰言擁護中央，然而貌合神離，去之若浼，所謂擁護，乃卒至叛抗。韓復榘十日前尚稱服從中央，謂謠言由於失意政客所挑撥，乃今竟扣車毀路，豈真正擁護中央者所宜出此？然吾人處此時局應以定力鎮靜，方得挽救危局，同時一致敦促馮玉祥同志即日入京，則任何謠諑均可止息。任何事實，亦可化為烏有。

中國歷來軍閥之構成，皆視部隊地盤為其私有，竭人民膏血以養成之軍隊，其心目中祇知有個人與地盤，而不知中央與黨國。且作武力統一之迷夢，則雖愛國自居，而終必至禍國為止，遠如洛吳，近如桂系，皆其殷鑒。

吾人今日尤應切實認識者：今日之中央，非昔日軍閥時代之中央，乃受命於三民主義之本黨，集合全國革命同志所組織。非任何人所得挾持，亦非任何人所能離棄；挾持中央，以擴充其暴力者，必敗，離棄中央，以求保其權位者，亦決不能倖存。總而言之，今日惟有和平統一，方能救國救民，迷信武力，破壞和平者，必自取滅亡也。

#### 中政會解釋 女子繼承權

政治會議，根據王委員兼司法院長之提議，決定：「女子不分已嫁未嫁，應與男子有同等財產繼承權，其發生效力之時期，追溯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經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各省到達之日起發生效力，其通令之日起，尚未隸屬於國民政府者，溯及其隸屬之日發生效力。」

此案之決定，係根據本黨男女平等之主張，實行政制，為應有之事，尤足以表顯本黨革命之精神。女子有財產繼承權為民國十五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查當時關於婦女運動決議案內，有女子有繼承權一項，即經前司法行政委員會，令行廣東廣西湖南各省高等審檢廳，聲明在此項法律未制定以前，應根據上開決議案法律方面之原則，而為裁判。但後來即已隸屬於本黨統治下之各省，法院之解釋分歧，判決之結果亦異，故此政會特重加解釋，而為比較具體的決定。

此案之決定，追溯至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之日期為有效，此種追溯為不便調一境地之女子得不同待遇，極足昭示公平。其次：女子不分已嫁未嫁，女子於父母家財產以後，復可分得夫家之產，為子女亦如之。本來中國家庭制度，女子之流動性較多，有此辦法，則不僅男女可以平權

，且可使社會上因婚姻關係，產業得變動調劑之効，無形中收均產之實。此案決不容已，根本上使女子得到經濟上之基礎，足以實際上打破男子壓迫之舊習。

所以此案以本黨立場言，為實行政綱；以社會之觀點言，則宗法社會之舊制根本破產，依宗法思想而發生之法律及道德，亦完全動搖，實為一大震動也。

**桂系軍閥迴光返照** 桂系自武漢覆亡後，經中央各委及粵中將領之勸告，其初表面上似頗有悔悟之意，傳李白黃等均有出洋之意。乃事實上李白黃等毫無悔福之心，盤據廣西，節節準備擾粵。最近李宗仁竟在香港就所謂護黨討賊南路軍總司令，令桂軍攻粵之都城，實行入寇廣東。

同時并勾結李務滋，徐景唐在惠州油頭叛變。而粵海軍副司令舒宗鑒亦受利誘於九日率艦叛襲廣州。幸陳濟棠氏早有所備，卒將叛艦收復，廣州乃得危而復安，粵以桂軍已入寇廣東，乃決大舉討伐，聞東江軍蔣光鼐部已於十五日克復惠州，西江桂軍則被迫退廣利。油頭叛軍聞張貞林等討逆軍由閩入粵，已準備投降。另據湘討逆軍電告，謂我范石生師於十五日佔領桂之平樂，劉建緝師十五日午刻確實佔領桂林，敵向柳州退走云云。是則桂系巢穴已破，無復有爲矣。

## 國際要聞

**美國會中兩個重要議案** (一)農民救濟案、(二)新稅則案。新稅則案將影響於人民生活費的增漲、和農民的利益；農民救濟案，不但與農民有直接關係，且亦影響於胡佛派勢力的消長。查農民救濟案，規定津貼農民的

附款，向為胡佛總統所最不贊同，並決定用全力把牠打消。但是議員中西部各州的代表，對於胡佛這種態度，很不滿意。所以這個議案，能否不加修改的通過，實為胡佛派勢力消長的一個測驗。五月八日，該案在參院討論時，由參議員華生氏動議，主張把案內所規定的附款刪除。但表決的結果，竟以四十票對四十四票否決華生氏的動議，這是胡佛派在參院所受的一個打擊。現農民救濟案大有在衆院通過的趨勢，津貼附款，也有同時成立的可能。據一般推測，以為此案通過的結果，或引起共和黨內部的分裂，也是意中事，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案。除此以外，關係最重大的新稅則案，現正為特別會議論辯的焦點。該案於五月七日提出於衆院，內容主張把由中國和亞洲各地運往美國的貨物，酌量增加進口稅。這個議案如果成立，則中國對美的貿易，不免要發生影響；因為依照新稅率，由中國運往美國的芝麻油，每磅須徵美金三分，椰子油每磅徵一分，花生油每磅徵五分。此外由亞洲其他各處運美的貨物，其進口稅也有增加，譬如棕毛席及藤均加至每磅一角，毛氈和同類的貨品每磅二分，生蛋殼每打一角，蛋黃和蛋白從原定稅額起，加至每磅八分止，原棉和生皮，每磅加稅二分，棉紗、棉線、棉織品和清潔的羊毛，也要加稅。關於糖稅，除美國製地（如菲律賓）外，由各處進口的糖，平均每磅約抽稅三分，古巴糖的進口稅則，定為每磅一分又十分之四。國內農民，大抵對此認為痛苦，只有與古巴糖業有關係的人，頗有不贊成的表示。五月九日衆院討論新稅則時，代表塔克賽斯州農區的民主黨議員加澤氏極端反對該案，謂此種稅率如果見諸實施，則將使全美國的生活費每年增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新稅則中有條近於奇征，農民受害很多。共和黨議員謝

福氏，亦於十日衆院討論該案時，痛加抨擊，大致謂此種辦法，將引起墨西哥工人大批入美；因為美國西部種植糖業的工人，大部來自墨西哥，新糖稅一旦實施，則種糖一項事業，勢必十分發達，同時乘機而來的墨西哥工人，必致喧賓奪主，危及美國農民的生活。次日，民主黨議員蘭金氏，亦攻擊糖稅一條，蘭氏以為新糖稅不僅使美國用糖的人民加上一層負擔，而且挾縫非島糖業的英國人，反可以從中取利；因為新糖稅一經施行，則菲糖可以借端漲價云。但是贊成新稅制的人，其論調恰與此相反，依衆院設計委員會主席郝萊氏的意見，新稅率有擴大美國對外貿易的效果；畢竟而論，因新糖稅之實施，美國農民將捨他項種植，而專植糖業，不出數年，美糖的產額，除供給本國需要以外，並可在世界市場中，和他國糖產爭雄，因此，新稅率實大有益於農民。關於新稅率之贊成與反對兩派，都各有辯論的理由，結果誰勝誰負，自不容易逆料，不過像美國這樣產業發達，人民富裕的國家，尚且高築關稅的壁壘，以圖抵制外貨，保護本國產業之興盛，從此可見現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競爭，益趨激烈，今後且有加無已。美國以其雄厚的資本，繁榮的實業，再加上一種關稅的武器，去和其他各國競爭，勝敗之數，不難逆卜。新興的中國，亦正在恢復關稅自主，努力發展產業，將來太平洋兩岸經濟的盛況，必把世界的重心，轉向東方，這是可以想見的。所以此次美歐兩國的兩個重要議案，是決定新大陸主要國經濟政策的關鍵，正在要求經濟發展的中國人民，尤其不可不加以嚴重的注意。

日本拓殖東省野心不小

指於滿蒙大陸，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向來日本在南滿東蒙的活動；如移民的急進，路權的奪取，軍事的侵入等等，已使中國人感覺不能忍受的壓迫和恐懼。

單就移民一事而論，所謂拓殖機關，便是以扶助移民為職志的，最顯著的有東方拓殖公司，都是以中國為殖民的對象。日本關於這種事業，非常努力，其野心之大，尚不以現狀為滿足，為統一移民的計劃起見，乃有所謂拓殖省之設置。我們舉兩例拓殖省的重要，只要看現在田中物色拓殖大臣的標準，就可以知道了。據稱因拓殖省與朝鮮的關係，新大臣須與朝鮮總督有同等以上的閱歷和手腕的才行，這是何等重要的位置！開三井清一郎已被派往請字垣大將出山；請字垣帶有民政黨色彩，尚恐未必能受政府的歡迎。從人選的重要，可以想見拓殖省使命的偉大，更可以想見移民事業的積極進行。關於南北滿洲，韓國和俄領沿海州三處移民的新計劃，最近已由朝鮮總督府發表，該計劃為拓殖省設置以來第一件大事業，其內容最值得我們的注意。今後東方拓殖公司和其他拓殖機關，都要與拓殖省協同辦理拓殖事宜，把進行的主要的機關，來擔負這種使命；譬如該計劃內規定：由朝鮮總督府步驟統一起來，而成為一種有計劃有系統的事業。並設立幾個重要的機關，來擔負這種使命；譬如該計劃內規定：由朝鮮總督府給與必要的土地和補助金，在境內設一大規模的殖民發成所和農業講習所，其目的在養成殖民人村，以便向大陸方面移居日本人。又為移民生活準備計，組織滿蒙和沿海州的農業考察團，及開墾事業的研究機關。對於移民的經濟問題，也有了充分的準備；凡移住民的初期生活費及開墾事業費，由拓殖省供給。再在滿洲設一金融機關，名滿洲中央銀行，與朝鮮銀行互通聯繫，供給移住民金融上的便利。為擴大殖民地的範圍起見，把殖民地分為兩種：第一種為南滿各地，因其風土氣候與朝鮮相適，所以凡在朝鮮具有農業經驗的農民，都可移往南滿；移至第一種地帶的人民，如經過相當時期，習於該地風土的，便可移往第二種地帶。

，即南滿以外的地方。依此方法次第推進，日本的人口，便可由近及遠，侵入大陸腹地。尤有一點使我們注意的，即由殖民養成所養成韓人拓殖人才，派到各地去指導韓國的農民，其目的在防止他們歸化中國，可見日本的移民，並不止於消極的把國內過剩的人口推出，而且是積極的使這些移殖國外的人民，不和外國人同化，庶幾日本人口移植所及的地方，便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所以日本向國外移住的人民，不啻是日本侵略的先鋒隊。無怪美國的移民律，不肯對日本移民曲與通融，或者也就是看到這種不同化政策用意之所在。日本對於美國的移民限制，不敢再加誓

**法國農業衰落** 在歐洲首屈一指的農業國，當然要算是法蘭西了。法國在歐戰以前，農業是很發達的。她的農產物，是以小麥為主，那時小麥耕地的面積，足有一千六百萬英方畝，小麥的產額，約在三萬萬一千萬布顯爾以上，足以供給全國的需要。但自歐戰以後，法國的農業面積，已減少三百萬英方畝。耕地既已減少，萬英方畝，與戰前比較，已減少三百萬英方畝。耕地既已減少，

物產當然要縮減了。現在小麥的產額，僅有二萬萬七千萬布顯爾，與戰前比較，已減少了四千萬佈顯爾。這種現象，若拿法國出入貿易的統計表來證明，更為顯著。本年一二月間，法國輸出的食料品，其價值為二十三萬六千七百萬法郎；但是輸出的食料品，其價值僅有九萬三千一百萬法郎，把食料品出入貿易的價格比較起來，未免相差太遠。所謂食料品雖不盡為農產物，但農產物在食料品之中，必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還是可以斷言的。因此，食料品鉅額的入超，便是農產物縮減的明證，並可窺見法國農業不振的一斑。法國向為農業國，農產物必足以自給，今農業如此衰落，必不免要感覺食糧的缺乏，和餓餉的恐慌。法國政府為預防此種缺乏與恐慌起見，已着手於振興農業的計劃。該計劃中最重要的是五點：即（一）介紹農村勞工職業；（二）分配優良的移民，勢將如怒潮一般，從東瀛向大陸奔來，如果沒有銅牆鐵壁擋住，數十年後，東北一帶，難免不淹沒於洪流之下。美國已藉移民律的限制，擋住了日本的怒潮；今後的中國，恐也非採取適當的辦法不可。

## 總理安葬宣傳要點

一、本黨 總理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總理之生，為解放人類而生， 總理之死，為解放人類而死。現在我中華民族能從專制的惡政，軍閥的宰割，與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中得救出來，行將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登於大同之城，完全是受 總理之恩賜。

二、總理以仁愛救人為懷，其崇高偉大之人格，堅苦卓絕之精神，於四十年領導革命之奮鬥史上，已可仰見。尤其綜合中國文化之精粹，世界科學之法理，創制救中國救世界之最高原則——三民主義，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三、溯自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總理逝世，距今已有四載，始得奉安，此固由於共黨搗亂北伐延期所致，然黨的組織未能嚴密，黨的力量未能集中，致使統一大業未早觀成，捫心自問，抱疚實多，此本黨全體同志所應共同惕勵者。

四、總理畢生努力於革命運動，不幸未獲躬觀厥成，今本黨幸得完成統一大業，結束軍政期中一部份工作，而訓政建設之工作已不能得 總理之親身指導，吾人之悲悼哀痛為何如耶？此次安葬 總理，是吾人對 總理遺骸稍盡其崇功報德聊伸哀思的唯一隆重的紀念大典，吾人應如何嚴肅哀敬。

五、承繼 總理的遺志，實現 總理的主義，完成 總理的事業，自應由 總理所手創之本黨，領導民衆，共同奮鬥，在 總理逝世之四年中，本黨迭受軍閥共產黨與帝國主義之壓迫，唯能恪遵 總理遺教，謹守黨的紀律，嚴密組織，集中力量，加以全國民衆擁護本黨，故終能於盤根錯節中崛起，分崩離析時中興，銷除一切敵人，統一中國，非仰賴 總理之精神，曷克臻此。

六、現在已入訓政建設時期， 總理之革命大業成功與否，全繫於此時，此吾人所不容忽視者，欲完成此大任，非以 總理之人格為人格，以 總理之理論為理論，以 總理之精神為精神不為功，今當 總理安葬時期，本黨願與全國民衆，同以此為誓。

## 總理遺著

八

### 孫中山先生在袁世凱歡宴席上之答詞

——元年八月廿八日——

今日承大總統特開大宴會，備極嘉許，實深感謝！我中華民國成立、粗有基礎，建設事端，千頭萬緒，須我五大民族全體一心，共謀進步，方可成爲完全民國。現有少數無意識者，謂中國空有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實；大不滿意於政府。殊不知民國肇建，實業，講求民生主義，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沾富源，家給人足，百廢待舉，況以數千年專制一變而爲共和，誠非旦夕所能爲力。庶民生有賴，而租稅有所自出；國家歲入，日見增加，則練兵之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見所及，非十年不爲功。今袁總統富一費，既有所取；教育之費，亦有所資。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於政治經驗，擔任國事，可爲中國得人慶！兄弟所最崇拜袁總統有一件事，最爲人所信者，中國向以積弱稱，由於兵力不強。前一爲之盾，十年後當可爲世界第一強國。想在座諸公，亦樂觀厥成袁總統在北洋時，訓練兵士，極爲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國。

### 解決外交問題

(民主報)

——元年九月初五日下午四時在迎賓館答禮會演說詞——  
鄙人此次北來，蒙各界諸君盛意歡迎，實甚感謝！今日特約諸君來此一談。鄙人此次到京，所見各界現象，十分滿意。鄙人在南方時，不料北方有此新發有爲之氣象；及至來京之後，與各界諸君接洽，始見北方程度之進步，實出意外；且深信從此南北絕無界限、國內問題，今日即爲圓滿解決，所可慮者，惟有蒙藏等現象，亦所不免。不過今日之事，比以前較甚，一時不易解決。然此事雖爲國內之間題，其實則皆關於外交之間題，今日欲解此問題，非先解決外交問題不可。我中華民國自成立以來，及今已有九月之久，尚未得各國正式之承認，此事之原因有二：一，由於臨時政府字樣，爲各國所不信任。在各國之解釋臨時二字，以爲非穩固永久的機關，乃一時假設的機關，將來有無變動，尚不可知，故對於承認一節，亦多有遲迴顧慮之態度。當南京設立臨時政府之時，鄙人初由海外歸來，承南方同志委託組織臨時

政府事宜，其時以革命尚未成立。若不亟行組織政府，與大局上非常危險。然此時皆謂南北尚未統一，組織政府本為一種臨時之機關，故皆主張定為臨時政府。鄙人雖知此事不安，亦不便勉強，而當時主張此議之人，亦不料有今日外交上之問題。今我國內問題，悉已大定，所困難者，惟此外交上之問題耳。臨時政府已成立九月，此刻臨時二字已不適用，鄙人主張及早取消臨時政府字樣，以免惹外人之疑慮；冀求早得各國之承認。即如前巴拿馬革命政府成立一日，即首得美國之承認。蓋美國深信巴拿馬之新政府，為穩固永久之政府，并非一時假設之政府，故美國敢首先承認。今我民國因臨時政府四字，受害非淺。其二，即各國現在對我之態度，皆遲遲不決，此中原因，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權利之關係。如一國有單獨之行動，即啓各國之驚疑，必須各國同時承認。而一國不能先自承認，此亦最大之一原因也。故鄙人以為目前重大問題，莫如外交。將欲解決此困難問題，非改變從前之閉關主義不可。今人多以為外交問題，無從解決，其實不然，我若改變閉關主義而為開放主義，各國對於我國種種之希望，必不能不再肆其無理之要求。退過在前清之時，視之不如高麗安南，人口僅有五百萬，且為專制政體，較之我國從前時代，殆有過之。然至今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其領土如故，主權無故，無他，即用開放主義，使其國中之鐵山鐵路，皆准外人經營，不加以

## 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

——元年九月二日午後三時在鐵道協會歡迎會演說詞。

日前鄙人，曾受北京鐵道協會之歡迎，當日並舉鄙人為名譽

種種限制，因開放其小者，而變保全其大者。即如俄國之製造廠，兵工廠，皆用英美人為之。日本意大利，其國子製鋼造事業，亦多由英人主持。今日為鋼鐵世界，欲立國於地球上，非講求製造不可。我國排斥外人，不肯由外人辦一工廠，而出重價以購他國之軍器，其不合算亦甚矣。惟今日欲辦一可用之兵工廠，其資本至少須一萬萬，現在我國絕無此力，可以籌此大款，仍必以借款為之。與其如此，何如與外人合辦；由外人入股五千萬，我國自出五千萬，如准外人入股，外人因有希望可圖，絕非如無借之關係可比，於我必有利益，此無待言。鄙人主要用外人辦理工商事業，乃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購，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人之手。惟我國以賣路賣國，皆為世所痛病，故於此事不敢主張，然鄙人敢保此事，有利無害，日本行之，已獲大利，此又彰明較著者也。即如主張修廿萬里之鐵路，勢不能不用外資。即開放主義。我國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又不准外人來辦。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義向我政府要求，我又無力拒絕，終久仍歸外人之手。如滿洲鐵路，全歸日俄之手，即此例也。但路權一失，主權領土必與俱喪，此大可為寒心。若因保全小事，而失大事，何若保全大事，而開小事之念也。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惟有歡迎外賓，一變向來閉關自守主義，而為門戶開放主義，此鄙人對於現在外交問題之意見，尚望諸君切實研究云云。

問題，實為中國生死存亡之問題。今日修築鐵路之困難問題，即  
借債問題。今日若修築鐵路，惟有歡迎外債，不能反對外債，若  
反對外債，而欲修鐵路，則鐵路必無修成之望。鄙人深信外債之  
不足以禱國，且深信借債修路於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即現在所  
有已修之鐵路，無不獲利。即如京奉鐵路，尚不十分發達。每年  
所獲之利，已屬不貲，京張鐵路為其餘利所修，此可慨見。又如  
東清南滿兩鐵路，為日俄兩國所修，似與我國無利，然亦不然。

當東清南滿兩路未成之前，滿洲之大豆，僅由營口一處出口，每  
年出口不過一百餘萬，自兩路修成之後，今則達一萬萬以上，  
皆因兩路交通之利，故東三省農民，受益匪淺。此猶德國修成之  
路，我有益如此，若我自修之路，更當受益何如？故今日我國，  
如欲立足於世界，惟有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不然，外人之  
勢力，日益伸張，而鐵路政策，實足以亡人國家。鐵道協會之組  
織，即以鼓吹提倡為宗旨，想諸君亦必以鄙言為然云。

## 廢除不平等條約須決心力爭

總理說：

「不平等條約，就是從前中國政府把我們國民押到了外國人所寫的一些  
賣身契，現在拿到這種賣身契的有十幾國，就是我們還有十幾個主人，我們  
現在是做十幾個國的奴隸，是十幾個國的殖民地。做一國的殖民地很容易，做十  
幾個國的殖民地，便有『順得姑來失嫂意』的痛苦！」

『二十一條，是日本製的最強韌的鐵鎖鍊來綁中國手足的！

『要真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  
作惡的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

『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條約，就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  
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

## 選錄

### 和平統一救中國

孫科

——十八年三月四日在中央紀念週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天是總理逝世四年最後的一週，追念四年前總理有一句重要的遺訓，為救中國今日生死存亡的一個指示，就是「和平統一救中國」的一語。我們知道從前軍閥專政的時候，弄得中國不能和平，不能統一，以致中國永無救日，所以總理留這個遺訓下來，即是教我們一方面以中國國民黨的力量求統一中國，一方面循三民主義的大道來建設新中國，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天經地義的救國主義。尤其在此訓政開始的時候，民生主義最為重要。經濟建設，全賴於此，我們知道要得人民安居樂業，國家統一，非從民生主義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着手努力進行不為功，因為中國在從前軍閥擾攘時代，人民衣不得暖，食不得飽，住不得安，萑苻遍地，行旅裹足，本黨今日已統一中國，務須為人民謀澈底的衣食住行解決辦法，其次為民權問題，我們知道人民在從前的時候，不知民權為何物，國家一切政事，不聞不問，致少

### 「平和」！「奮鬥」！「救中國」

汪精衛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追悼孫總理大會——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

病人，躺在床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濁了，一種微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喊。「平和」！「奮鬥」！「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有後歷史上對本黨之定論，為功為罪，吾人當於此刻努力以確定之，否則徒有一名不副實之革命黨，殊失革命及總理遺教之意義。吾人今後務須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建設，以謀中國之和平統一。

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来了，所能看見的，只是物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裏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平和」——「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味道，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

，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促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却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真真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平和」與「奮鬥」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接下去，却

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平和」；孫先生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平和的眞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平和，是如此的，祈求平和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鬥。三民主義，跋涉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平和是仁者的心事奮鬥，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老子說，「慈故能勇」，都是這個道理。和爲平而奮鬥，以奮鬥求和平。和平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鬥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孫先生呢？「平和」「奮鬥」——「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平和」「奮鬥」「救中國」，做去。

## 總理的精神

### (1) 博愛平等

### (2) 天下爲公

### (3) 堅毅精誠

### (4) 刻苦好學

# 專 載

## 中央第十一次常務會議

一十八年五月十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于五月十日舉行第十次常務會議，出席者胡漢民，陳果夫，孫科，列席者，周啓剛，克興額，恩克巴圖，趙戴文，劉蘆隱，主席胡漢民。

### 中央第十一次常務會議

一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五月十三日舉行第十一次常會，出席者葉楚倫，胡漢民，陳果夫，列席者陳肇英，方振武，周啓剛，丁超五，王伯華，王柏齡，張道藩，邵元冲，恩克巴圖，焦易堂，劉紀文，克興額，趙戴文，劉蘆隱，王正廷，主席陳果夫。討論事項如下

(三) 方委員覺慧電，為鄂省漢口兩黨部情形復雜，似應由中央派執委前來考查，并指導一切案。

決議 先派何委員應欽指導

(四) 中央組織部提議，改漢平鐵路特別黨部為平漢鐵路特別黨部案。

決議 照辦

(一) 中央組織部提議，自總登記以來，所發黨證均有本黨總章附載在內，惟此項總章業經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正，茲擬請明令

(五) 中央宣傳部提議，為擬具中央圖書館計劃書，請核議示遵案。 決議 原則通過，由各部推一人會同組織籌備委員會。

總章修正，則以大會修正者為準，是否有當，請議決施行案。 決議 照辦

(二) 中央組織部提議，為擬具湖北漢口黨員重行審查暫行辦法，請公決施行案。

決議 修正通過

(二) 決議 通過各級黨部經費支配辦法（全文已載四十九期  
一週大事述評黨務報告欄）

討論事項如下

(六) 何委員應欽提議，為貴州黃芝萌，張先培二烈士於辛亥革命加入京津同盟會，因借蜀省調志揚禹昌謀炸袁世凱，同時殉難，擬請明令褒揚，以資激励，并請轉令貴州省政府將黃烈士遺子送京入道族學校肄業，并飭貴州省黨部會同省政府調查張烈士遺族近況，詳實具報，以憑撫卹；又同時被難之楊禹昌同志，褒揚撫

聞事宜，則擬請令飭四川省黨部會同省政府查覆核辦，是否有當，啟祈公決；又中央宣傳部印發之總理年表黃芝萌，誤為黃之明，張先培誤為張光培，並請飭予更正案。

決議

均照辦

(七) 中央組織部提議，為擬具上海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組織大綱草案，請公決施行案。

## 中央第十二次常務會議

一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常務會議於五月十六日舉行第十二次會議，出席者胡漢

民，戴傳賢，陳果夫，葉楚愷；列席者陳肇英，周啓剛，克興綱，焦易堂，邵元冲，劉紀文，張道藩，趙戴文，劉蘆隱，王伯臺，王柏齡，曾養甫，王正廷，陳立夫，孔祥熙，恩克巴圖，邵力子；主席葉楚愷。討論事項如下：

(一) 中央組織部提議：查前派遼寧吉林熱河三省黨務指導委員暨黑龍江哈爾濱兩處黨務特派員，迄未將各該省區黨務整理就

緒，擬請一律撤回另派，以策進行而利黨務案。

決議：1. 遼寧吉林熱河三省黨務指導委員，黑龍江哈爾濱兩

處特派員一律撤回，2. 派張學良，王君培，劉不同，彭志雲，馬

亮，張鐸，趙連豐為遼寧省黨務指導委員；張心潔，王秉謙，張作相，王誠，張鼐任，顧耕野，單成儀為吉林省黨務指導委員；李元箸，譚文彬，張啓明，于明洲，梁中樞為熱河省黨務指導委員；呂謹夫，王憲章，萬福麟，楊致煥，田見龍，王秉鈞，劉存

，孔祥熙六委員起草，由孔委員召集。

(五) 中央財務委員會報告，據張靜愚同志函稱，「前經領華僑捐款定購飛機廿六架，已到十五架，尚有十一架在起運途中，請斟酌定名」等由，第三次常務會議擬定飛機名稱，係以華僑捐款數目編定，嵌用地名，用資紀念，茲特另表附呈，請審核備案。

### 決議 修正通過

(八) 中央組織部函：為據三藩市總支部呈報孟壽椿，朱伯然，在美組織新中國黨，與國家主導派合作反對本黨詳情，並附反動證據到部，特檢同原件轉請核辦案。

### 決議 交國民政府行政院查辦

一號；爪哇第一號；芙蓉第一號；棉蘭第一號。

決議：通過，華僑捐款購置飛機名稱如下：新加坡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利馬第一號，第二號；吉隆坡第一號，第二號；檳城第一號，第二號；怡保第一號，第二號，緬甸第一號，第二號；紐約第一號，第二號；三藩市第一號，第二號；吧城第一號，第二號；泗水第一號；望加錫第一號；暹羅第一號；坤甸第一號。

決案。

決議：照修正案通過。

(六)中央財務委員會提出：修正所得捐徵收編則草案，請公會通令各省到達之日起，尚未判決確定之案件發生效力；(二)追溯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經前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各省到達之日起，發生效力；其通令之日尚未隸屬於國民政府者，溯及其隸屬之日，發生效力；究應採用何項辦法，敬候公決。

## 中央第一八一次政治會議

一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中央政治會議於五月十五日舉行第一百八一次會議，出席

者王寵惠，胡漢民，陳果夫，葉楚倫，戴傳賢，趙戴文，譚延闔，邵力子；列席者王伯羣，邵元沖，王正廷，主席胡漢民。決議案如下：

(一)立法院函復：奉飭審查司法行政部組織法，業已審查完竣，送請核議。

決議：通過。

(二)立法院呈送公債法原則十一條，請核議。

決議：推譚延闔，戴傳賢，王正廷三委員審查。

(三)委員兼司法院長王寵惠提議：稱關於女子繼承財產權之解釋，業經從新論定女子不分已嫁未嫁，應與男子有同等財產繼承權，茲擬具此項新解釋發生効力時期之辦法兩項：(一)自本院

將此項新解釋通令各省到達之日起，尚未判決確定之案件發生效力；(二)追溯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經前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各省到達之日起，發生效力；其通令之日尚未隸屬於國民政府者，溯及其隸屬之日，發生效力；究應採用何項辦法，敬候公決。

決議：照第二項辦法辦理。

(四)決議：山東省政府應即改組，任命陳調元，冷遹，袁家普，何思源，孔繁齋，朱熙，陳名豫，陳鸞青，于恩波，崔士傑，阮肇昌，閻容德，劉珍年為山東省政府委員，指定陳調元為主席，並任命冷遹兼民政廳廳長，袁家普兼財政廳廳長，何思源兼教育廳廳長，孔繁齋兼建設廳廳長。

(五)決議：安徽省政府應即改組，任命方振武，吳醴亞，袁勵宸，程天放，李範一，吳忠信，郭子清，方培良，阮玄武，壽宗轍，李德齊，孫傳瑗，江焯為安徽省政府委員，指定方振武為主席，並任命吳醒丘兼民政廳廳長，袁勵宸兼財政廳廳長，程天放兼教育廳廳長，李範一兼建設廳廳長。

(六)決議：定民國二十年開北平實業博覽會，建國紀念博覽會改於民國二十五年舉行。

(七)決議：在蒙藏行政制度未經確定以前，所有名稱官職，暫准照舊。

(八)決議：新疆各區行政長，暫准存留。

(九)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戴傳賢等呈稱：兩廣地質調查所爲調查兩廣地質調查之學術機關，原隸於廣州政治分會，其經費由兩廣財政撥發，成立以來，頗具成績，茲以廣州分會奉令撤消，爲

## 總理安葬宣傳大綱

(一)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在四十年前，即已以其先知先覺之明見，領導中國民族獨立，文化復興，民生發展之國民革命運動，力謀改善中華民族之生存方法與生存組織，以圖造成獨立自由平等之國家。所以卒能於辛亥之役，顛覆滿清君政，創建中華民國，展開我民族歷史上亘古未有之新局。本可即此繼進，實行其革命之方略與主義，一登中國於富強幸福之境域。徒因當時黨人，對主義奉行未篤，一般國民且復存已治已安之幻想，不作求治求安之建設，遂使革命大業發生挫折，民國不絕如縷。

總理乃不得不再接再厲，繼續努力，討袁護法，揭櫈北伐，毅然以一身獨荷救國之大任，積歷年艱辛奮鬥之經驗，深知民族疾苦之未易解除，革命大業之未易完成，於是又毅然改組本黨，闡揚主義，將國民革命之鉅責，付諸全黨之同志，並確定建國方略，制訂建國大綱，努力創建黨軍，積極喚起民眾，使本黨之宣傳組織與武力三者，得有充實之基礎，迨曹吳頽覆之後，更冒險挺身北上，冀實現和平統一，以絕滅封建軍閥之根源，而解除民族與國家之痛苦，詎意積勞成穀，賣志以逝，致不克躬贍國民革命之成功。此其一生救國救民之偉大的革命事業，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二) 從總理四十年領導國民革命之奮鬥史上，已可仰見其

各方面便利起見，懇請將該所先歸職校接收，經費仍由兩廣財政廳撥發，是否可行，敬乞公決。

決議：准照辦。

堅苦卓絕之精神，及其精誠高尚之人格，崇高偉大，尤無倫比。然總理之能若此，實基於其「仁慈」「博愛」「天下爲公」之心懷，吾人試披觀總理之著作或演講，莫不處處表現其仁愛救人之天性，闡揚中國民族固有之仁愛道德，以冀感召世界人類，而確立

以「仁愛」爲一切文化創造之源泉，與至高無上之德性，此實爲總理全人格與精神的結晶之所在。總理因能具若是崇高偉大之精神與人格，故綜其平生，無養育之私財，無自取便利之私意，無私怨，無私仇，無私人，祇孜孜爲仁而求智，以勇而行仁，古今中外之偉人中，如總理者，誠絕無而僅有也。總理此種崇高偉大之精神與人格，早已無形孕育本黨忠實之信徒，不斷受其涵養與感召，努力從事以自救，救人，救國，救世，一有如總理之在日。

(三) 總理以其畢生之精神，盡瘁於國民革命之事業，其最大目的，厥在謀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之實現，蓋三民主義，乃總理綜合中外文化，順應世界潮流，融會而成之革命最高指導原則，必須此一原則之光大發揚於世界，然後一切人類乃可由建國而達於生存最大樂利之境域。所以唯有實行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始不致演成帝國主義，而達到國際間之平等；唯有實行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始不致變爲虛偽的民主制度，而促成政治上之平等；唯有實行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始不致蹈進資本主義之路。

而實現經濟上之平等。可見此一博大精深之三民主義，匪特足以

指示中國革命之理論與行動，抑且為全世界永久和平進步所必由之坦途。至於五權憲法，尤為總理研考世界政治之得失源流，洞察數千年政治問題之癥結，所獨創的最進步而完善之新制。不僅可以掃除古今中外政治上之積弊，且可澈底解決近代民主政治之困難；蓋必須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之政府，然後始能相互匡濟，分工合作，以為人民謀福利，而促進國家達到民有民治民享之正軌，故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實為總理所畢生盡瘁，企求其早日實現，以貫澈其仁愛救人之心懷者。乃不幸因多年之堅苦奮鬥，而損及健康之故，終遺留此偉大之革命主義而遠逝。此豈僅我中華民族所悲愴痛悼，即全世界各民族，亦莫不同深哀敬者也。

(四)由茲可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總理之逝世，實是我中華民族及世界弱小民族空前未有之重大損失，而應永遠不能忘懷，永遠引為最悲哀沉痛之紀念的。是時本黨於愴悼之餘，敬謹秉承遺志，接受遺囑，繼續奮鬥，用能鞏固兩廣，出師北伐；原企早日肅清革命之障礙，完成中國之一統，俾得拯拔人民於水火，而安葬總理遺骸於新都——南京。乃不意中途竟遭共黨搗亂之橫禍，滯阻北伐之進行，坐致統一大業，荏苒歲時。此本黨所最為抱疚遺憾，愧對總理在天之靈者。但當清共之後，本黨仍加緊與一切反動勢力相搏鬥，與赤白帝國主義者相抗拒，雖迭經無數艱辛困苦，糾紛離析，然以能始終恪遵總理遺教，精誠團結，奮鬥無前，加以全國民眾追念總理，擁護本黨，故終能於盤根錯節中崛起，分崩離析時中興，銷除一切敵人，完成中國統一，此非繼承總理之精神，仰賴總理之靈爽。與夫總理偉大

人格之感召，曷克臻此？

(五)今者，因統一告成，調政肇始，我中華民族，方力圖奔除前此衰微之厄運，掙脫一切惡變之羈絆，復興我民族固有之精力，而嶄然出露其崢嶸頭角于世界。然試思此向為人所恥讀之遠立東病夫——中國民族，果何幸而得有今日莊嚴燦爛的黨國之巍立，而得使青天白日旗幟烜赫輝耀於東亞大陸之上？此種偉大的民族國家之光榮勝利，誰為為之？飲水思源，就不能忘却是我崇高偉大的總理之所創所賜，而思有以恭誠酬報我總理之豐功偉績者，即在傾滿腔熱血與哀思，沉痛而盛烈的表現之於總理安葬之舉行。今既獲展訓政建設之新局，國民革命轉入光明燦爛之時期，亦正是我中華民族安葬總理之良辰。吾人當茲舉行崇德報功之唯一隆重的安葬大典，應如何表現嚴肅與哀敬？應如何撫今追昔，以確定今後努力之方針？更應如何警惕策勵，積極邁進，以謀促成總理所未竟之事業？此本黨所敢兢兢自勉，且願以勉我全體同胞者也。

(六)我全國國民，宜知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依據總理遺教之所昭示，全部事業，異常鉅重，軍政告終，僅乃破壞時期告一段落，並非國民革命之全部成功，蓋繼此而後，關於心理，政治，社會，物質之各種建設，及民生幸福國際平等之新求，有需於全國同胞同志之協共努力者，殆十百倍於軍政時期。當昔總理在世之日，尚可得其躬親指導，提挈進行，總理已逝，則確能保障與繼續實行。總理之一切遺志遺教者，唯有總理所手創所託付之本黨，為能擔負此大任。本黨生命能一日存在，即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之原動力一天不停息，亦即總理精神之生命與世長存而不朽。故凡我國民，務須矢勤矢勇，必敬必忠，

一致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以總理之精神為精神，以總理之思想為思想，始終堅決的擁護本黨，贊助本黨，恪遵總理之遺教，奉行總理之遺志，然後國民革命之進行，乃能順利而收迅速之成功，此本黨於舉行安葬總理大典之期，所希望於我同胞同志，親誠無間，一致貢獻其總合之能力，匯集黨中，加緊鞏固本黨，發展本黨，以切實負起「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之偉大使命，庶不致有負總理遺囑諄諄之付託與厚望也！

(七)現在我中華民族，雖已得從封建的惡政，軍閥的宰割，與夫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中得救出來，肇開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新局，然本黨現處之地位，一方有喘息屬望之人心，一方仍有反動勢力之覬覦，因此吾人今日，絕非株守革命武力所獲勝利之時刻，乃為提挈國民，向着民族國家遠大目的而前進之時期，必須從此雄偉大的時代使命上，以證實本黨建國之能力，而樹立中華民國未來之根基，所以吾人目前應有之努力，首當在保持革命的勢力之統一，鞏固革命所得之政權，安定社會之秩序，發展農工商業之生產，縮編全國之軍隊，促進軍民財政之統一，澄清吏治，整頓交通，繼續努力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進行，實現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其有敢破壞斯旨，不利黨國者，吾人誓戮力共殲之，無俾為梗于革命進行之前途，延長我全國人民亟待解救之痛苦，此我全國國民，於茲沉痛而盛烈的舉行總理安葬大典之際，所尤當警惕辛亥革命之覆轍，體念總理締造民國之艱辛，而思所以保障此重興中華民國之勝利，同心同德，協力為中華民族，謀革命之實惠與福利，並促進中華民國之獨立自由平等、以竟成總理所未竟之革命大業。

(八)積歷年本黨奮鬥所得之教訓，足以使吾人信仰益堅，用

力益專者，即三民主義之訓政建設，至今益不容再緩，蓋非此即無以摧毀一切目前所遇之阻力，解除人民實際之痛苦，非此即無以遏制封建勢力之再熾，絕滅帝國主義者之覬覦，以走入三民主義之正軌。因此本黨今後之天職，乃在於不斷的努力奉行總理所諄諄詔示之訓政建設，斷求次第實現。總理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之宏遠計劃，以施行地方自治之工作，訓練人民以四權之運用，確立全民政治之基礎，而期達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之目的，穩固政治秩序，發展生產事業，促進教育革新，以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之新中華民國。是則總理之肉體雖死，而總理之精神人格與革命主義，將必永遠如日月之明，朗照着我民族國家及世界人類大同幸福之前途！

## 標語

(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是總理逝世的忌辰！

(二)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是總理安葬的喪期！

(三)

總理是堅苦卓絕崇高偉大的革命導師！

(四)

總理是三民主義的創造者，中華民國的創造者！

(五)

總理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六)

我們要嚴肅哀敬地舉行此隆重的崇德報

功之安葬大典！

(七)

安葬 總理要繼續 總理的革命精神和  
事業努力完成 總理遺志！

(八)

安葬 總理要厲行 總理的重要遺教——  
訓政建設！

(九)

安葬 總理要保障此重興民國之勝利，  
實現民族之獨立平等！

(十)

集中全民力量共向心理政治社會物質四大建設之目標前進！

(十一)

擁護黨國贊助黨國恪遵 總理遺教奉行  
總理遺志！

(十二)

中國國民黨萬歲！ 總理精神萬歲！

## 口 號

1 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2 紀念 總理偉大的精神與事業！

3 安葬我崇高偉大的 總理！

4 安葬 總理要努力訓政建設！

5 誓進 總理遺教！

6 以 總理的意志為意志！

7 以 總理的精神為精神！

8 三民主義信徒團結起來！

9 擁護中國國民黨！

10 實現中華民國之獨立自由平等！

11 完成國民革命！

12 總理精神不死！

## 總理由粵北上紀事

總理因痛恨民國以來，軍閥割據，民不堪命，故始終主張和平統一。當民國十一年秋，見江浙戰起于滬滬，奉直大戰起於榆關，以為打破曹吳武力統一之機會已到，此次武力一破，全國或有和平統一之可能；於是抽調通建國軍，由粵出贛北伐，並於是年九月十三日由廣州親往韶關督師，不期月而建國豫軍攻入江西，各軍亦相繼入贛。同時在韶關得報告，悉國民軍返師在北平舉義，因曹琨敗吳佩孚，數年來全國最大之軍閥，根本推翻。於是召集前方各將領，在大本營會議，討論應付時局之法，總理以為從此以後，要統一中國，可不再用武力，遂決定離開兩廣，隻

身北上，謀全國和平統一之進行。於十一月三日，由韶關回廣州，布置一切善後事宜。更恐北方諸新起軍閥，仍無和平之誠意也，並將所屬各軍，加以充分補充，與嚴厲誅責，以備促成全國和平統一之可能；於是抽調通建國軍，由粵出贛北伐，並於是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開一國民會議，集全國之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反對曹吳各軍及各政黨等九團體，以解決國內人民生計問題，以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作全國根本上和平統一之圖。即於同日下午由

廣州大本營，乘永豐兵艦（現改名中山艦）起程往香港。當起程之際。各界到長堤歡送者，有胡漢民蔣中正譚延闔程潛朱培德廖仲愷周志等，率領中國國民黨黨員與軍政農工商學各界民衆計在十萬人以上，一般民衆多持有旗幟，所書標語與歡呼口號，均不約而同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平統一」；蓋由於國民厭亂之心切，故求和平之情急也。十三日晨抵香港，英國帝國主義者，亦深知吾革命之民氣不可侮，故對此革命之導師，亦保護周密，優禮有加。總理未登岸，當由汪兆銘伍朝樞諸同志，與香港日本領事等恭迎入春陽丸，即於是日正午離香港，初出港口，舟行頗平穩，故同行者均覺舒暢。總理同夫人於是晚會上大餐廳，與各同志共進晚餐一次，極愉快也。十四日以後，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多暈船。總理自是以後，均未到餐廳進膳，終日在臥室中閱書休息，十七日晨安抵吳淞口，由上海乘輪來歡迎者有國民黨同志于右任戴傳賢葉楚倫林業明石青陽等以及各地新聞記者數十人。總理接待甚週，惟因沿途風浪，數日未行動。精神上似現疲勞，有一日本新聞記者上前報告曰：昨天上海字林西報著有短論文，大意是討論孫先生到滬居住問題，因為孫先生是現在廣州政府的大元帥，一舉一動，當然負有政治上的任務；在上海租界區內，完全是商務性質，負有政治上任務的大元帥，到這個完全屬於商務性質的地方來居住，是否相宜，似乎是一個大問題，這是大家應該要討論的云云。此中用意，當然是挑動各國人對於總理的反感。故總理聽畢即正色答曰：「現在上海雖然是租界，但是根本上還是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不是客，主人在自己領土之內，要做甚麼行動，當然可以做甚麼行動，他們客人是決計不能干

預的。」譯畢，似極有感。正午抵上海，在法界碼頭登岸，沿岸歡迎者有居正謝持諸同志，以及各界民衆約及一二萬人，歡呼之聲震天地，並各持旗幟，所書標語與歡呼號，均與廣州起程時不約而同，由此足徵民衆厭亂望治之心，各地皆然。總理抵寓後，毫未休息，即接見各方歡迎代表，并在花園中攝影，以留紀念。十八日在住宅公開接見民衆，示以在粵所發表之北上宣言，希望大家體貼此意。到各地方廣為宣傳。十九日在住宅開茶會，招待上海新聞記者，演說解決中國內亂之法，盼與輪轉助指導民衆提倡。同時復調查由上海往天津路程，火車因受軍事影響，尚不通行，在二星期內復無輪船直航天津，而北方各軍隊與民衆代表，催促北上，又極急迫，於是更調查繞道日本往天津船期，知由此乘上海丸向日本出發，隨行者除夫人外，尚有戴傳賢同志等若干人。其餘各隨員均另行分途直往天津。當船開行時，忽到有上海之日本新聞記者團，二三十人，請問總理假道日本往天津之意，與對時局主張。總理作答，戴傳賢同志口譯答詞，大意除與前數日在上海已宣佈之政見無大差異外，并注重於解決中國時局方法，對內固須開國民會議，對外則須要求列強，即時廢除種種不平等條約。日本國民，應覺悟中日兩國在東亞利害相同之關係，先贊助中國廢除中日間之不平等條約。上海丸離滬後，行駛極平穩，且風平浪靜，同行者均稱愉快。總理在船中除召集同志開一次談話會，討論此次繞道北上所持之政治方針外，并親擬電稿答覆日本各方所拍來之歡迎無線電。二十三日船抵長崎，廿四日下午抵神戶，在船未泊碼頭之先，紅日西照，天朗氣清，山明水秀，海風宜人。船主請得總理與夫人同意，曾攝數影以留紀念。

至中日人士與歐美新聞記者在碼頭上，鶴立歡迎者，約五六千人。迨船一近岸，軍樂與歡迎之聲喧天，各歡迎者均喜容滿面，擁入船之餐廳，急與總理握手，爭先恐後，總理除一一接待外，并在船之休息室，對神戶大阪東京各地日本新聞記者，作長時間談話，態度極形誠懇。旋有數英美新聞記者，強總理用英文對若輩作一極短時間之談話，亦遭拒絕。即時由楊壽彭諸同志招待登岸，入寓東方旅館，是時除與日本數舊友如宮崎萱野山田諸同志稍為談話外，未另見客。僅閱當日各地新聞紙，以觀察日本國民之態度；及見輿論一致贊成日來之主張，遂極為欣慰。二十五日接見東亞諸被壓迫民族代表，並詳告以東亞民族處此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必須團結一致，並於是晚赴東方旅館餐廳所開之東京大阪神戶中國國民親善之方。二十八日允神戶商業會議所，道來訪，討論中日國民親善之方。二十六日以後，日本各地舊友如頭山滿等均先後遠

關鍵，係在北方須服從南方之主張。另與一當地駐軍武官作稍長時間之談話，因此武官曾駐紮西比利亞，故詳詢俄羅革命時情況。是日午離門司，因北嶺丸過小，臥室中不便休息，每日均在餐廳閱書，與修改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頭二日舟行尚平穩，總理精神似不見疲勞。三日過黑洋，風浪甚大，總理亦多未出臥室。四日黎明船抵大沽，猶未達北河口，而公子科與汪兆銘同志等已登舟來謁，並報告平津各方情形，總理接待極殷勤，但始抵天津泊法界碼頭。鶴候於河岸歡迎者，有河北省政府代表，暨北平軍警政學農工商各團體等二三萬人。至天津民眾，則舉行極熱烈之空曆市民歡迎禮，全市自動的懸國旗，結燈彩，環繞於碼頭附近，多手持旗幟，歡呼口號，并遍發無數歡迎傳單，所有措詞，大意均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平統一」，與南方滬粵民衆所表示之主張，無不全同，而其慷慨激昂，則尤過之。蓋總理近十餘年來，對於國事之主張，與夫此次隻身北上亞洲主義一，聽者萬餘人。雖分開數講室，亦不能容。至聽衆尊敬之神，崇拜之熱忱，歡聲雷動，幾若發狂。晚間赴神戶各團體之公宴，席設東方旅館大餐廳，在席上演說，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語語哀婉誠懇，聽者莫不為之感動。日本國民答詞，更莫不一致贊成。三十日晨乘北嶺丸離神戶向天津出發，起程時中日國民歡送者之熱烈情況，約與歡迎時同，且更戀戀不欲分離也。十二月一日晨路過門司，總理未登岸，在船中接見當地歡迎之中日人士同新聞記者團十餘人，作對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大意與以前所發表之政見相同，而尤注意於中國南北統一之

關鍵，係在北方須服從南方之主張。另與一當地駐軍武官作稍長時間之談話，因此武官曾駐紮西比利亞，故詳詢俄羅革命時情況。是日午離門司，因北嶺丸過小，臥室中不便休息，每日均在餐廳閱書，與修改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頭二日舟行尚平穩，總理精神似不見疲勞。三日過黑洋，風浪甚大，總理亦多未出臥室。四日黎明船抵大沽，猶未達北河口，而公子科與汪兆銘同志等已登舟來謁，並報告平津各方情形，總理接待極殷勤，但始抵天津泊法界碼頭。鶴候於河岸歡迎者，有河北省政府代表，暨北平軍警政學農工商各團體等二三萬人。至天津民眾，則舉行極熱烈之空曆市民歡迎禮，全市自動的懸國旗，結燈彩，環繞於碼頭附近，多手持旗幟，歡呼口號，并遍發無數歡迎傳單，所有措詞，大意均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平統一」，與南方滬粵民衆所表示之主張，無不全同，而其慷慨激昂，則尤過之。蓋總理近十餘年來，對於國事之主張，與夫此次隻身北上亞洲主義一，聽者萬餘人。雖分開數講室，亦不能容。至聽衆尊敬之神，崇拜之熱忱，歡聲雷動，幾若發狂。晚間赴神戶各團體之公宴，席設東方旅館大餐廳，在席上演說，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語語哀婉誠懇，聽者莫不為之感動。日本國民答詞，更莫不一致贊成。三十日晨乘北嶺丸離神戶向天津出發，起程時中日國民歡送者之熱烈情況，約與歡迎時同，且更戀戀不欲分離也。十二月一日晨路過門司，總理未登岸，在船中接見當地歡迎之中日人士同新聞記者團十餘人，作對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大意與以前所發表之政見相同，而尤注意於中國南北統一之

## 總理病況經過及逝世時之情形

### (一) 天津張園養病情形

總理自應段祺瑞之約，北上會商時局，即由粵啓程赴滬，值南北道梗，復由滬迂道日本，而後轉輪以達天津。維時日行北陸，窮陰沉寒，雨雪載途，海波山立，總理以憂患餘生，終日顛簸於狂風巨浪之中，業已備嘗勞頓；重以東瀛人士，喜總理之來，咸欲一覲其丰采，而快聆其議論，於是開會歡迎之者，不絕於道；總理亦以同洲共文之誼，亟欲本其素願，一抒忠告；因是於日本歡迎會上，窮日夕演講，至數十萬言而去。而黃海道中，風浪愈惡，輕舟飄颻，如一葉之浮萍，人非金石，詎耐折磨？美疚之來，蓋有繇焉！爰於北方羣衆歡迎之期，遽傳叛國元勳不豫之耗，嗚呼！甯非舉國人民，所聞之駭汗，而祝其不實者耶！然而先生竟自此病矣！悲夫！

初，總理於十一月三十日，由日本之神戶乘北嶺丸啓程北發，十二月四日黎明，抵大沽口外，公子科暨汪精衛等諸同志已乘一小艇冒險破浪來迎，至上午十二時抵津，舟泊法租界碼頭，一小時歡迎之衆，凡二萬人，為前此所未有。第以風波跋涉，便覺勞悴，然猶驅車河北曹氏花園訪張作霖氏，暢談至兩時之久，北地嚴寒，豈勝抵禦？還轍後，寒熱遽作，而肝胃病相繼暴發；蓋本係宿養，至是復劇也。乃急延德醫施密特診治。初以為臨時感冒，肝痛愈烈，幾不能發言，總醫暨日本醫生某咸來視，乃決定為膽囊炎。七日肝痛漸止，體溫由百零三度，降至九十一度，精神雖憊。然尚索閱報紙，下午且於病榻前與客會晤，四時復診察歷一小時歡迎之者自政府迄於民衆，殆二萬餘人。以舊恙未痊，下車後

時半乃罷，謂須多飲流汁，并服德國瓦雪鑽泉，使腸胃之通達。

八日後病益瘧，與平津泰諸要人接晤甚歡，如是者凡旬餘，已準二十二日入平矣。乃十八日許世英與談外交問題甚久，總理知段氏之臨時政府行文各國使署有尊重歷來條約之意，所謂容納本國平時政見，完全反汗，因大傷感！且食梨數枚，閱西報述兩時許，至午後遂欠安適。十九日體溫遽增，脈搏至二十度以上，疲倦亦益甚，而肝胃病劇。醫生因力勸休養，行期復展緩，自是一意調攝，不復檢閱書報。雖平時晚課，亦復輟罷。至二十五日疾稍瘥，後經日醫小營勇博士診視，知為肝臟疾，二十八日疾大瘥。段氏又來電相邀，略云時局未定，庶政待商，務祈速駕，以慰衆望，總理乃覆電準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入平，至期上午十時乃偕夫人及隨從人員赴東車站啓程。行時又發表演言云：“中華民國主人諸君：兄弟此來，承諸君歡迎，實在感謝！兄弟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利。是為特來與諸君救國的。十三年前，兄弟與諸君推倒滿洲政府，為的是求中國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國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滿洲政府從不平等條約裏，賣與各國了，以致我們仍然處於處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們必要救國，關於救國的理由很長，方法亦很多，成功亦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諸君詳細的說，如今因為抱病，只好待病好再說，今先謝諸君的盛意。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文。”

### (二) 北平飯店養病情形

十二月卅一日下午四時，總理始由津乘專車達正陽門，一小時歡迎之者自政府迄於民衆，殆二萬餘人。以舊恙未痊，下車後

逕入北平飯店，而命其隨從則居段氏所豫備之行館（即鐵獅子胡同顧宅）。其意：蓋謂旅津時來客至行館訪問者，終日不絕，欲一延見，則不勝其煩，於病體大有妨礙；欲謝絕會晤，或命人代見，則易使失望，故不如別居，以便醫療，且將病費完全自理，不累公帑。故入飯店後，即延協和醫院醫生狄博爾克禮二人，與德醫施密特會同診治，決爲最烈肝病，欲用外科手術，探查病狀，總理允，祇約克禮以內科施治，議遂定。當晚並通電各省

軍民長官各團體各報館云：「文此次北行目的，曾有宣言，諒蒙鑒察，抵津以來，執政招待殷渥，期望綦切，平津各團體盛意歡迎，所以勤勉之者良厚，至深感荷，原擬早日入燕，共圖救國，不意肝疾偶發，濡滯兼旬，茲承醫生勸告，即日輿疾入燕，選擇醫療，在醫療期內，惟有暫屏萬慮，從事休養，以期宿恙早痊，健康早日復，俾得發抒志願，仰副厚望等語。越晨爲十四年元旦，復延諸醫來視，結果對於總理現狀，宜靜臥勿勞心，勿傷氣，殆一致諄囑焉。時總理以抵平時段祺瑞特派侍從武官長衛與武爲代表，國務員全體及國民軍將領咸來迎迓，本擬即往答禮，因從醫生勸告而止。後段氏復命其公子駿良前來慰問，並賀新釐，總理雖在病榻，特予延見，別後遂派汪精衛謁謝，約愈後相見。自是息居寓樓，一意療養，雖車馬闊盜，悉由從者接應，無所聞問。至四日晨精神漸復，體溫約三十七度，脈搏八十度，惟睡眠不安。因由德醫克禮博士主任，與諸醫生會議，定其症爲肝臟癰瘍。五日晚始施以注射，似甚安眠，如是者凡半月餘。至一月二十一日前後，體溫升降，忽失常度，脈搏亦陡異，醫士乃特別注意。至二十三日，克禮察其眼球，忽見黃暈，知肝臟之膿漸將侵及他部，非施手術不可，乃由中美德各國醫生共議割治方法，然

以總理年已六十，慮其體力弗勝，疑不能決。結果僅延協和醫院之法醫皮大夫施以注射，先後凡十一次。始復原狀。然自是不能復能進飲食，食即嘔吐，至二十六上午，協和醫院日外科醫士復往診治，知形勢益惡，決爲危殆，當經商之宋夫人及左右，亦不能決，最後乃逕請總理自決，總理慨然允之，由是總理遂於是日下午三時以擔架，由北平飯店，移入協和醫院施行手術。

### （三）協和醫院養病情形

一月二十六日午後三時，既入協和醫院稍事休息，至四時許，即由醫士邵樂爾施行解剖手術，助之者爲院長劉瑞恆，固好友也。因相與悉心探察，始見其肝部堅硬如木，生有惡瘤，遂妄爲洗滌，並割取其外皮，以顯微鏡詳加試驗，乃斷定其症名曰肝，允爲不治之症。按當時施術者爲協和醫大外科主任邵樂爾氏，院長劉瑞恆在場照料，此外有德醫克禮，及俄醫某氏在焉。除四醫外，則爲助手，看護婦等若干人，先生左右僅汪精衛，陳友仁，孔庸之等三人進室遠觀，夫人亦未得與，祇在鄰室靜候而已。其他專門醫士等，則皆在施術室外，割治之處在體之左側，切開約五英寸許。因局部會用麻醉藥，並以新法禁止血管流血，故施術時，本人不覺痛楚，出血亦甚少，切開後，當用如唧筒之具，將肝部之膿吸出，盛以盤，盤中置脫脂棉，每吸取膿一部份，即置於棉中，命人送出室外，交專門家化驗。及膿吸盡，乃施洗滌之術，並見肝部果生有惡瘤，即癌是也。割治畢即縫密如故，計自施術起，至縫綻止，僅經二十五六分鐘之久，實割治術最適當者也。其後即移入三百〇一號病室，七時許即已醒覺，並不覺痛。據主治醫云，割治後，所經四十八小時，不發熱，病狀亦無變化，當無危險，惟當時實爲最危險之時期，故絕對禁止總理左右入室探視。總理左右入室探視，其吸出之膿，經

分析化驗之結果，斷其病已起在十年以前。憶民國五年間，

總理即患胃病，殆即此肝部之癌作祟歟。）惟時有由本黨特聘之俄國醫士某君，亦親覩其狀，既退，乃密語同志，謂總理是病，遠在十年以前，大抵爲至微之寄生蟲，由腸胃而傳播肺部，以及於肝，遂成爲癌，癌則不治，要之其病由久居熱帶，

於飲食呼吸之際而生，殆無疑也。二十七日醫士克禮，協和院長劉瑞恆，外科主任教授邵樂爾，果具書證明。總理病狀，頗爲危險。是日午後，神志漸爽，但進食，乃進燕窩湯，既食，復密柑以取汁熱而進之，至五時許安眠，至夜爲狀均佳。二十八日劉院長邵教授復診得體溫爲三十七度四，脈搏百有十度左右，而神志較昏，至夜半乃略清，因得靜睡。二十九日上午先生睡覺，精神甚佳，縫口亦漸合，體溫降至三十七度許，並起坐談話如常，因進雞湯，及麥麸粥。惟醫生多方禁戒，故入視者祇遠立不敢近。三十日至二月二日體溫均合度，精神亦佳，午後公子科暨本黨同志張人傑等二十餘人均來平，二時許入謁，先生大慰。旋見張君形銷骨立，不覺泫然曰：「汝一病至此，奈何復來視余！」，因勸張君亦住院療治。是夜十二時許脈搏增至百四十度，體溫由三十七度八升至三十九度，精神亦稍衰弱矣。六日始用雷錠治療，以輕痛苦，九日晚復劇變，十日晨稍安，復用雷錠，而四肢稍浮腫矣。十一日老友陳少白自粵來，總理命引入，慰問數言即退，十二日上午命召其孫至榻前，撫慰者移時，至十七日病狀如恆，浮腫亦退，然當晚十一時院長劉瑞恆竟致一書於孔庸之暨家族及國民黨謂總理之病將絕望。蓋以雷錠本係最後治療，而其用以四十八小時爲限，今用雷錠已四十餘小時，仍無效果，故斷爲絕望也。至是侍疾諸人皆主張改服中藥。總理以在院，既受西醫

診視，而陰服中藥，是不以誠待人也，堅主出院，始服中藥。乃決議出院，遷居行館。十八日正午十二時，由醫士克禮劉瑞恆等診治後，即以病床舁。總理至升降機，徐徐下降，改乘醫院特備汽車，緩行至鐵獅子胡同顧宅休養，即前段氏所預備之行館也。

#### (四) 鐵獅子胡同養病及逝世時之情形

初，總理之自醫院以達行館也，衆咸惴惴，慮中途之顛簸，或生意外也，何幸車極寬長，行復弛緩，抵館後，神志甚開，體溫如故，衆乃大慰。時張靜江胡適之等，已畢薦中醫陸仲安來視，陸先進黃芪黨參一二劑後，脚腫盡消，二十日復診，乃具方案煎飲。克禮亦報告血液循環，漸有進步，午餐進食，雖與無病時等。並以十日前，荀公使曾至院訪問，（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新任領袖美使舒爾曼氏，偕妻克魯贊，特往鐵獅子胡同行館慰問病狀，由公子科接見，美使謂，自聞先生入協和醫院，極以爲念，幸時得報告，故於病狀經過頗悉，今聞遷至行館，特來問候，公子科，因即示以當日克禮博士，關於病狀之報告，並告以自遷入行館後，精神較前健旺，雖醫生嘗爲此病爲不治，而先生始終抱樂觀，奮鬥之態度，未嘗爲絕望之表示，美使於總理勇敢樂觀之精神，極爲嘆服，並謂堅毅之志，嘗足戰勝病魔，其友人亦有經先生宣告不治，而繼續生存頗久者，甚望先生終轉危爲安。

總理深感友邦厚意，特遣公子科前往答謝。）是晚，竟安睡至八小時，二十二日狀況稍弱，胃口略減，且微患腹瀉，惟睡眠溫度脈搏如常。二十四日本黨同志，又介紹唐堯卿，周樹芬來視，謂其頭身發熱，脈象洪大，吞吐津液，其色鮮紅，決爲肝血大虧之證。午後三時，公子科暨汪兆銘等在榻前受遺囑，因聞夫人在別室悲泣甚哀，遂不果簽字而罷。

(未完)